



文学丛书

复观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上官云珠



上官云珠

纪实文学6

陈复观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上官云珠
陈复观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70,000

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,000册

书号：10141·1135 定价：1.72元

责任编辑 顾关荣



PA767/5V

60年代上官云珠在西子湖畔

目 录

- 1 水乡寒门的少女生活
- 48 错综复杂的浦江之畔
- 103 绝处逢生的奋斗之路
- 143 十字路口的严峻抉择
- 183 文艺春天的一波三折
- 223 一代影星的覆盆之冤

第一章

水乡寒门的少女生活

(一)

太湖十万八千顷，湖水清澄、甘甜。它时而波涛四起，时而平静如镜。一到夜晚，九天星海的座座星辰，喜欢在它晶莹光洁的胸怀上栖息、闪耀，人们在晴朗的夜空里，也常常见到九天星海深处的“南天门”时有启开之时，俗称“天开眼”。传说“天眼”一开，便有什么星辰降落人间，并往往总是先投入碧波荡漾的太湖之中。

时序到了一九一七年盛夏的某一个夜晚。“天门”又打开了，一瞬间，一颗星辰划一道银光来到太湖上空，但奇怪的是，这道耀眼的光带并未落入湖中，却颤悠悠地飘忽着潜入了太湖的支渠——泾水河。于是，人们猜测：泾水河畔不知什么村镇，将有被天庭贬入凡间的金童或玉女降生。据民间善观天象的长者辨识：此星入凡，飘飘忽忽，翩翩而下，定是天官司舞之仙女也。

说来也巧，泾水河畔有个名曰“长泾”的小镇，那天居然有户姓韦的贫寒人家，新出世一位梨花带雨的小千金。她，便是本书的主人公——一代影星上官云珠。

这韦家之主名省三。上代虽不是举人、秀才，却也知书

达礼，常教诲下辈处世要“与人为善”，凡事该“三思而行”，每日需“三省吾身”。因之给自己的儿郎取名“省三”。

韦家到了省三支撑门庭之时，家境日趋中落。韦省三当过穷塾师，做过小店员，因不合世故潮流而屡遭厄运，竟至沦入无业游民之列。忠厚、谨慎的韦省三无能无力与命运抗争，遂以醉酒聊生。幸赖贤内助金氏夫人，终日在“花木兰式”的小织机旁，日以继夜“唧唧复唧唧”地撑住这无产无业，摇摇欲坠的门庭。

眼下，这贫困人家，膝下本已有三女一儿，今日却又在破桌上要增添一只“饭碗”，真是雪上加霜。韦家人只得再束紧裤带，节衣缩食苦度光阴。

“小老五”出世了，也得起个名字，根据“均”字排行，“小老五”取名“均萃”。韦省三本巴望这收末梢的老五是个小子，因为韦家的潦倒务须在下一辈身上振兴，多个小子多一份希望。因之，在小老五降生之前，韦省三点过香烛，祈求上苍，赐个“财神爷”进入韦门。孰料事与愿违，又给他添了个“赔钱货”。韦省三在失望之余，发现这个五丫头虽是女的，一落地却哭声清亮，四肢乱舞，大有小子的气质；是女孩的身躯，却有男孩的脾性。于是他自我安慰地给这五丫头取了个奶名——亚弟。意在“不亚于小子”。

金氏夫人既喜欢小子，也喜欢丫头，因为不论是男是女，都是她身上的肉。打从小老五出世以后，金氏就有一个念头跃入脑海，这丫头哭声似唱歌，说不定日后是个“戏子坯”。她暗地里还为这末梢女儿算过命，命相人也投其所好，断言小老五日后必是“唱戏人”，并顺风扯篷地扬言“唱戏要唱入皇官”，大有名扬天下的鸿运。

小老五上官云珠果然被这“牙齿风”刮进“戏子坯”里去了。她两岁就能哼儿歌，什么：

马儿小，马儿巧， 骑马来到外婆桥，
外婆豁牙对我笑， 给我吃块麻煎糕。

她三岁便能哼《孟姜女》，什么：

正月里来是新春， 家家户户点红灯，
别人家丈夫团圆归， 万喜良离家造长城。

一到四岁，这小戏坯子居然敢单身独个闯进“滩簧”场子里去听戏。五岁那年，她已成为长泾镇上众街坊一致公认的“小戏子”。

那天，小上官从“滩簧”场里出来，她学着戏中的樊梨花，把两条高翘的小辫儿一拉，当作“野鸡毛”，口中念道“众将官！”又扮作众将官道“有！”，再学着樊梨花口念，“与我打——”

“亚弟！”一位少年“呼”地将小上官抱在怀里，那少年叫张大炎，是长泾镇上有身份人家的公子。他把小上官抱到煎饼摊前，问：“要吃煎饼么？”

小上官摇摇头，说：“妈妈说，不许吃人家的东西。”

“你妈妈不在这儿呀。”

“妈妈有‘千里眼’，她能看到我的。”

张大炎太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了，他亲了亲她的面颊，问：“要大哥给你画个像吗？”

“要，要。给我画个樊梨花！”张大炎接受小上官的“指令”，便拿出铅笔在纸上画了个樊梨花……

岁月象泾水那般不停地流淌东去。花开花落，春去秋来，小上官八岁了，她跨进了小学堂之门。

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不用说，她的“戏子”细胞在成长，在发展。她天资聪颖，领悟程度极高，她门门功课都在优等之列；更使人吃惊的是，她在学校文娱会上演什么象什么，演得那么逼真。她的朗诵口齿清晰，表情丰富，使在台下观看她演出的张大炎目瞪口呆，惊异万分。张大炎离乡去“美术专科学校”读了四年书，他印象中天真无邪的小上官是个孩童，可如今出现在他眼前的，竟是一位初具少女形态的小姑娘了。

文娱会结束后，张大炎去找小上官，一见面，便问：“亚弟，还认识我吗？”

小上官望了对方一眼，点了点头。

“读几年级了？”

“嗯——”她伸出右手，扬出五个手指以示回答。

“你演的狼外婆真象！谁教你的？”

小上官摇摇头表示无人教导。

“那……你朗诵……”张大炎还欲问下去，小上官对他微微一笑，便拔腿跑了。张大炎望着她的背影咕了一声，“真象一枝花呀……”

“这是谁家的小细娘？”

张大炎闻声回头，见一个中年汉子向他走来。那汉子姓陈，是上海一家铁工厂的老板，此番是因省亲而归故里的。

“韦家的。”

“韦家？”

“她父亲叫韦省三。”

“哦……”陈老板脑子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对张大炎点了点头便走了。

第二天，韦省三招风漏雨的破屋里突然来了贵客，他一进门便嘻笑着问：“韦仁兄，日子混得可以吧？”

韦省三对来客愣愣地打量了一下，认出了对方，便带着歉意说：“啊，是陈老板，难得你到这儿来呀，坐，请坐！亚弟娘——泡茶！”

“自己人嘛，别客气。”陈老板身子坐定，双眼向这狭小、低矮的破屋扫了一眼。金氏端来了一杯茶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陈老板，怠慢了，请喝大麦茶。”

“大麦茶清香、沁脾，在上海还难觅这种待客茶呢。”陈老板只是说，却并不去品尝这种用大麦粒子炒焦后泡的茶，只是自我介绍起他在上海的兴业情况。韦省三全然不知这位大老板突然来此的用意，只是木然地呆在那儿听讲。

“听说韦仁兄又添了位五千金？”陈老板转了话题。

“嗯啊。”

“听说她长得聪明玲珑，在长泾小学里是一枝校花。”

“唉，就是脾气太犟！”韦省三告诉陈老板：由于家境困苦，无钱再让她上完小学，想让她留在家里做些帮工杂活，谁知这犟丫头悄悄地在外面给人洗衣服、领看小孩乃至还做着“搬运工”的苦力活，挣来了一些钱，土封不漏地交给父亲，哀求着要上六年级……

“太可怜了，太叫人痛心了！”陈老板憋着气，表示极大的同情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银元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韦仁兄家境，愚弟略知一二，这些碎银相赠仁兄，聊表资助。”

韦省三人虽清贫，却从不无功受禄，他已察出来者必有其因，否则，这个素无往来的大老板，怎会贸然掏出钱来慷慨相助呢？想到此，韦省三道：“陈老板，谢谢你的好意。省三

我虽手头不活络，却也过得去。钱，你收回去，有什么事不妨直说。”

“其实也并无什么大事……”陈老板点燃了一支雪茄烟，慢悠悠地吐了几口烟圈，说：“韦仁兄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倒十分乐意把你的五千金带往上海，我供她读书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……”

“这个……”韦省三愣了起来。

“当然，话得言明在前：五千金是你的生身女儿，这点毫无疑问，日后由我抚育成人，我只想占个‘养父’的便宜……”陈老板说罢双眼盯着韦省三，又把桌上的银元向前移动了一下，“韦仁兄只要点个头，我们便是亲家了。这些你先收下，过一个时辰，我再派人送些柴、米什么的，如何？”

韦省三犹豫起来，他有些动心了。倒不是见钱开了眼，而是寻思小老五既有人愿意为她日后出路费神，总还是件好事。他估摸此事金氏或许也会点头的，她身后五只“小拖船”能解缆卸掉一只，也好减轻肩上的负荷。至于小上官自己一心想读书，她要听到此事更会一跳八丈高。于是一口答应了陈老板的请求，说：“此事好说。这样：你先回府，待我和她娘商量后再去府上奉告。”

“那就这样定了！”陈老板满面喜气地站起身来告辞，“韦仁兄，我等你的佳音罗。”

陈老板走了没多时，金氏卖完了土布，来了些米，买了些菜回到家中。她一眼瞧见桌上的银元，诧异地问道：“亚爹爹，这么多银元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亚弟交上好运啦！”韦省三把陈老板亲自上门的前后经过讲了一下。话还未说完，金氏的身子哆嗦起来，发黄的脸

蛋上一下泛了白，说道：“不，不，亚弟不能卖给他……”

“妇道人家懂什么！”

“我虽啥也不懂，可卖儿卖女卖我心上的肉，我说什么也不愿！”

“这不是卖亚弟。”

“那是个啥？”

“是……我们当生身父母……陈老板当养父……”

“这不是卖女儿是什么？”金氏说着哭了起来，哭声中小上官奔进屋来，她走到金氏身旁用衣袖为母亲擦泪，轻声说：“姆娘，别哭了……”说着自己也轻泣起来。

母女的哭声使韦省三心烦意乱，他忽地一眼瞥见菜篮里的酒瓶，顺手抓了起来，揭开瓶盖，“咕”“咕”喝了两口。六十度的“土烧”象条火龙，顺着喉咙口游进食道，潜入胃部，顿时浑身感到热辣辣。他跨上几步，用手抓住小上官的手，问道：“亚弟，你想继续读书么？”

“想……”小上官有点莫名其妙，“好爹，你让我上六年级了？”

“嗯。上完小学入中学，再进大学，高兴么？”

“高兴！”小上官真想跳起来，金氏却失声痛哭起来。小上官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，拉着金氏的手连连摇着，问：“姆娘，为啥要哭呀？”

“你好爹把你……卖了……”

“啊？！”小上官刚才的满心喜悦，一下飞到万里云天外，她乌黑的眼珠直愣愣地盯着桌上的银元，两串晶莹的泪珠从眼眶中滚落下来。

韦省三在女儿面前，重复了一遍陈老板登门的经过，说：

“亚弟，你娘不识字，不知好歹，你应该明理，好爹是为了让你日后飞黄腾达呀……”

小上官明白了。她既明白母亲的心意，也领受父亲的好意。十三岁的丫头，虽然象初苞的花蕾那样幼嫩，但毕竟已成了花蕾。她默默地走到桌边，小心地将桌上的银元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地抓到手里，然后又默不作声地向门口走去。

“亚弟，你上哪儿去？”韦省三注视着女儿刚才的一举一动，先是高兴——自己的五千金毕竟理解当父亲的苦心；接着诧异——她捧着银元向门外走去，这是为什么？

“我把银元退回给那个陈老板！”小上官刚欲出门，被韦省三喝住：“回来！”

小上官止了步，回首道：“好爹，你是我的好爹，我只有一个好爹……”说着，猛地奔出门去，门外飘来一串哭声……

(二)

天下父母之心皆同。韦省三和金氏对于小老五的日后出路虽皆出于血肉连结的关注，只是两人在认识上却有所差异。

那天，小上官上陈家大门退回银元，韦省三随即尾追而去。见了陈老板，他还是依顺了女儿的心思，再三向陈老板致歉。

陈老板当然也无可奈何，心里虽有一种说不出的恨，但见到犹如小仙女般的小老五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。在他离开长泾镇返回上海的隔夜，他出于一种微妙的希望，再次

来到韦家，申述了自己的一片“诚心”。他告诉韦省三：任何时候，五千金愿意去上海的话，他一定待为宾客，不惜重金，愿为其成才效劳。

应该说，陈老板是人情到家了。此刻还是抱有希望——兴许会出现令人满意的场面：这韦家的五姑娘突然感到，在清寒之家里，她除了苦楚，没有甜蜜；因为，该是青春勃发的时候，贫穷能给她什么？而富贵却足以诱惑少女情思的。于是，小老五会含羞地步步靠近自己，会在自己身旁站着，乃至呼一声“好爹”而投入自己怀抱……

大凡有钱人总是难以清楚地理解到清苦人家的心田里流淌着什么。陈老板暗皱着眉头，勉强连喝了三杯大麦茶，目的在于等待韦家会出现他想象的情况。可是，此刻，金氏已无心奉陪客人，自顾上她的“木兰式”布机干活，小上官亦把摇纱机搬进自己房里去转动；至于韦省三，也只能以“酒鬼”的昏沉、糊涂让陈老板扫兴而归……

泾水总是那样日夜流逝着。它送走了一个一个日光，迎来了一轮一轮明月。在它的水淋淋的“目光”中，小上官又长高了，也更美了。

泾水，它几乎每天在窥视着小上官，因为她作为六年级学生，上学从河畔走过，放学又在河边留下倩影。清晨和傍晚，她总要赤着双脚，把纤嫩的双腿泡入水中，不是洗衣，便是打捞着流淌在河面的禾柴、木片，晒干后作为家中升起炊烟的火种。

又是一个盛夏酷暑，小上官终于念完了高小。日后怎么办？韦家人打算不一。因为小上官又长了一岁，她站在人前再不是一个乳香未脱的丫头，却是一位眉清目秀，亭亭玉立

的少女了。

小上官一放暑假，便被苏州的小姨邀去游览姑苏风光了。这当然是她出娘胎以来第一次出远门。韦省三本无盘川供女儿外出，由于他心里定下了“决策”，因之，也乐意让女儿高兴一阵，回家后再作安排要省神些。

金氏是抱定宗旨要让自己女儿外出的，她虽怨恨自己命薄，却看出这任性的末梢女儿颇有不凡之处，预感到她日后会有些造就，因此，暗暗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。小女儿出发前，母女俩悄悄地密议了些什么，这当然是瞒着韦省三的。

半个月过去了，金氏照例在泾水河淘米洗菜、打捞柴禾，但双眼总是不时地盯着泾水桥面，盼着姑苏回归的五千金。

一个月过去了。金氏心焦了，她站在泾水河滩边，睁圆了双眼盼着这位脱了缰绳的小野马归来。

“伯母，你张望亚弟吧？”张大炎从河边走过，停住了步。

“哎……”

“亚弟去苏州快一个月了？”

“哎……”

“也该回来了吧？”

“哎……”

“伯母，亚弟小学毕业了，想上中学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金氏朝这位年轻的中学教员望了一眼。她难以回答对方的问话，所以，仅微微一笑，接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俯下身子去打捞水面漂来的柴禾。

张大炎见金氏有难言之处，打了个招呼便走了。

金氏用一杆青竹拦着漂在河面的柴禾，在河水里，一忽

几映出她转瞬即逝的微笑，一忽儿映出她眉间的疙瘩，一忽儿她又把“唉”出的气投入泾水……

“姆娘！”泾水桥上传来一声银铃般的呼唤，随着这清甜悦耳的音波，桥面出现一位少女。她那乌油油的双目里透出强烈的青春光泽；两条细纤的柳叶眉一挑，挑出她对于生活的热情向往；她初具曲线的胸脯起伏着，预示着这位美貌少女的脑海中深藏着喜悦的波涛。她象春燕那般轻盈地从桥面扑向河滩。一转眼，金氏身旁已亭亭玉立着她日夜思念的末梢女。

“亚弟，你呀，把娘的眼都望酸了！”金氏话音未落，小女儿红扑扑的瓜子脸庞上神秘地一笑，接着又用双手抓住金氏的肩头，把充满喜气的小脸凑到母亲耳边，悄声地说：“好姆娘，我，考中了。”

“哦？”金氏心头一乐，用手抚了抚小上官乌黑的短发，嘴里说“好，好！”眼眶里却含着两颗泪珠。

“姆娘，你，怎么啦？”

“唉……”金氏仅以叹气作了回答。小上官是个聪明人，一下明白了母亲此刻的心情。她没忘记：一月前，当自己将去苏州小姨家时，她把金氏拉到自己房里，告诉母亲，她此去苏州，目的并不在于游耍，而是想去那儿考中学。金氏理解自己女儿的心思，暗暗表示支持，并把私下积蓄为数微小的私房钱捧给了女儿。她担心着一条：万一考上中学，韦省三是否愿意熬苦送她入学？当时母女协议：万一考上中学，这上学费用，一大半由小上官利用假期帮工干活挣来，一小半由金氏省吃俭用贴补。可眼下，在小亚弟去苏州这一个月内，家中又遭新的不幸：一场暴雨淋坍了半间屋，韦省三又被砖

瓦压伤……

小上官满怀的热忱顿时化成冰冻。她默默地拿起青竹杆打捞着河中柴禾，在河面上突然映出一幅幅图像：

父亲躺在床上，痛苦地哼唧着，一旁是见底的酒瓶和浮在小碟子上的几颗蚕豆……

母亲躬着腰，在小土织机上双手掷梭，蜡黄的脸上，不时滚下串串含苦的泪珠……

她双目湿润了，她见到娘亲时的满怀喜悦随着泾水河的微波飘飘远去了。

韦省三已起床一个星期了。他不幸之中大幸，掉落的砖瓦总算留情，仅把他右腿皮肉砸伤，未伤及腿骨。他好不容易借了些债，把圪房草草修整了一下。他坐在小桌边，在饮他的“孔乙己式”的苦酒，也在盘算着如何还掉那些“阴债”。

“亚弟爹，亚弟回来了！”金氏进门，先把一瓶酒递给韦省三，“这是亚弟特意为你买的……”

韦省三接过酒瓶，心里一阵高兴，忙问：“亚弟，她人呢？”

“在门外晒水草……”

韦省三双目向门外望去，只见小女儿俯着身子正在拨弄着晒在地上的水淋淋的柴禾，忙招呼：“亚弟，进来，好爹有话跟你说。”小上官慢慢站起身来，低着头走进屋来。

“怎么？不高兴？苏州小姨亏待了你？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这大热天，路途中暑身子不适？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那么你——”韦省三话未说完，小女儿突然掩脸哭着